

世界文学名著 宝库

泰戈尔随笔

安徽文艺出版社



泰戈尔随笔

安徽文艺出版社

目



录

一个艺术家的宗教观·····	康绍邦 译
一个艺术家的宗教·····	3
艺术是什么?·····	27
人格的世界·····	49
论再生·····	72
我的学校·····	90
论沉思·····	111
论妇女·····	122
孟加拉掠影·····	刘 建 译
泰戈尔论文学·····	倪培耕等 译
文学的本质·····	229
文学的材料·····	234
文学思想家·····	241
美 感·····	249
世界文学·····	270

美和文学·····	288
序 言·····	302
现 实·····	306
诗人的辩白·····	316
文 学·····	324
创 作·····	333
文学的革新·····	345
文学思想·····	353
文学的意义·····	361
孟加拉文学的发展·····	379
习 诗·····	389
《晚歌》·····	392
恒河岸畔·····	395
艺术家的职责·····	400
书信选·····倪培耕等 译	
泰戈尔生平及创作年表····· 华学清	



一个艺术家的 宗教观





珍

一个艺术家的宗教

(一)

我生于 1861 年：这一年，在历史上，并非一个重要时期，但他属于孟加拉的一个伟大时代。那时，三个运动的潮流汇集在我国的生活之中。其中的一个运动是宗教运动，它的发起者是一个心灵非常伟大的著名学者罗阍·摩罕·罗易。那是一场革命，因为罗易试图重新打开精神生活的渠道，这渠道已被那些僵固在缺乏精神意义的外在实践活动中的形式主义的和物质主义的信条形成的废墟和泥沙堵塞很久了。那些倾心于古老过去的人们以他们长期积累的珍奇古玩引为自豪，沾沾自喜于在他们周围建起的年代久远的崇高之墙。一旦有某些伟大的精神，某些真理的热爱者，打破他们的封闭，引进思想的阳光和生命的气息，他们就神经紧张并暴跳如雷。思想会造就运动；而所有一切进步的运动，在他们看来，都会对他们仓库的安全构成威胁。

这就是我出生时所发生的事情。我可以自豪地说，



我父亲就是那场运动的伟大领导人之一；他为这场运动而受到社会的排斥、侮辱。我出生在这样一种氛围中，那里既有层出不穷的新理想，同时又有非常古老，甚至比我们常常夸耀的年代还要古老的东西。

第二个运动同等重要。这是一场当时在孟加拉发生的文化革命，其第一个先行者是班基姆钱德拉·恰特基。尽管他的年龄比我大得多，但他是我的同时代人，并且他活得很长，致使我能亲眼目睹他的丰采。在他出现以前，我国文学深受窒息其生命的、僵硬腐朽的修辞学的压迫，并背负着已成桎梏的装饰性文体的重担。当时的正统派认为：只能相信石碑的可靠性，决定性的东西只能是这些无生命的东西。而班基姆钱德拉勇敢无畏地反对这种正统观点。他让我们的语言摆脱了这种冗长形成的致命重负。他的魔杖所及，唤醒了长期处于昏睡状态的我国文学。当我国文学以生机勃勃的力量和雅致完全苏醒过来的时候，她向我们展现了光明伟大的前景和美的画面。

不过，在那时，还有一场被称之为民族运动的运动，它不完全是政治运动，但它却致力于表达那些试图确证他们自身人格的我国人民的心声。那是对受耻辱忍无可忍的喊声。这种耻辱是西方人强加于我国人民头上的，特别是在那个时代，这些人习惯于按照人们所归属的半球不同，而将人类世界断然划分为好的和坏的。

这种傲慢的分裂精神严重地伤害了我们，给我国自己的文化世界造成巨大危害。它在我国年轻人中间产生了一种对于来自过去的、作为遗产的一切都不信任的感觉。在那个市俗化时代，我们的学生仿效欧洲教师，嘲笑古老的印度绘画和其他印度艺术作品。



虽然后来我们自己的教师改变了他们的看法，然而他们的学生依然难以完全恢复对我国艺术价值的信赖。很长一个时期内，他们热衷于发展对法国三流绘画作品的爱好，津津乐道于低劣的、华而不实的石印油画，追求用同一个严格标准精确造出的、机械主义的作品。他们还把能够不屑一顾地拒绝东方艺术作品当作高等文化的象征。

那个时期时髦的年轻人异口同声地认为，真正的艺术源泉不在于发现实在深处的永恒韵律，而是在于那些舶来的绘画品中所描绘的丰厚的嘴唇、浓抹的面颊，裸露的双乳。我们文化的其他部类也同样滋生着这种完全是出于无知的否定一切的精神。这样一种现象是由于那些嗓音高、力气大的人在年轻一代身上施使催眠术的结果。这场民族运动开始宣布：我们决不能不加区别地排斥我们民族的过去。这不是一场反动的运动，而是一场革命的运动，因为它一开始就以巨大的勇气否定和反对一切对外来文化的单纯崇拜。

这三场运动在稳步发展，我们家庭的成员都积极投入了这三场运动。由于我们持有异端的宗教观点，受到社会的排斥；因而，我们享受到放还者的自由。我们不得不以我们独有的思想和心灵的力量建设自己的世界。

我就是在这三种完全是革命的运动影响下出生和成长的。我的家庭有它自己的生活方式，从我幼年起，我的家庭就引导我以自己的内在判断标准去进行自我表达。表达的媒介无疑是我的母邦语言。然而，这大众的语言必须要按照我个人的意愿来调节。

任何诗人都应当从某些倍受推崇的正统店铺里借用现成的语言。他不仅应该有他自己的种子，而且应该



有他自己的土壤。每个诗人都有自己独具的语言媒介——这并不是说所有语言都要是他自己创造的，而是说他个人要有独特的使用语言的方式，使语言具有生活的魔力，把语言转化成他自己创作的特殊工具。

各族人民的内心中都有诗意，这种诗意对于尽可能完美表达各民族的感情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为此，他们必须有一个媒介，一个动人的、柔顺的媒介，可以逐渐变成各民族自己的、焕然一新的媒介。所有伟大的语言都已发生了变化并且仍在变化着。那些抵制变化精神的语言会走向毁灭，它们将不会产生丰富成熟思想和文学。一旦形式固定不变，精神或是懦弱地接受形式的禁锢，或是要反叛这种形式。一切革命都包含着以内部反抗外部入侵的斗争。

一旦人类某种不可抵挡的内在力量发现了进入事物核心的途径、发出它欣喜若狂的反抗呼声，并大声宣告任何外在的、巨大的、野蛮的身躯也不能制服它之时，地球生命史上伟大一章就要掀开了。尽管它暂时显得那么孤立无援，然而，它不是已经走向胜利了吗？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同样如此：一旦某种力量专心致志于外部活动并威胁要奴役我们内在的力量，以达到它自己的目的时，那么，革命就爆发了。

当一个机械的组织变成了一种中心力量，变成了政治的、商业的、教育的或宗教的中心力量的时候，它就会阻碍人民内在生活的自由流动，就会为了扩张自己的力量而抢劫和剥削人民的内在生活。今天，这样的力量正在急速膨胀，正在集中于外部，同时人们被压迫的精神的呼喊响彻四方，这是挣脱螺帽和螺栓紧固的斗争呼声，是挣脱毫无意义的纠缠的斗争呼声。



珍

革命一定会来临，人们必须甘冒忍受谩骂和被误解的风险；特别是来自那些贪图安逸、信仰物质主义、实际上属于僵死的过去而不属于现时代的人们的谩骂和猜忌；那种僵死的过去是早已过时的、人的肉体占上风、而人的心灵未得发展的远古时代。

纯粹的肉体控制是机械的。现代机器不过是我们身体的扩张、是四肢的延长和增加。现代心灵，以其内在的幼稚肤浅，在一种表现为非凡的物质力量的庞大肉身中欣喜若狂；它说：“让我占有这个大玩偶，不要让情感来打扰它。”它并未认识到，由此，返回到那个粗大肉身传种接代、内在精神的自由没有丝毫地位的洪荒年代。

世界上的一切伟大运动都与某种伟大理想有关。你们中的一些人也许会说：如此之精神教义已经在死亡的阵痛中挣扎了一个多世纪，现在就要死亡了；我们没有什么可依赖的，只能依赖外在的力量和物质基础。然而，在我看来，你们的教义很久以前就陈腐不堪了。它在人类生命的初期就已分崩离析，当时世界外表出现了巨大变化，一些庞然大物灭绝了；代之而起的是创造物的精华：人类。虽然，他的身体无依无靠；但他却具有不屈不挠的精神和心灵。

当我开始我的诗人生活的时候，我国有教养阶层中的作家，都在向他们灌输知识的英文教科书中寻找指南；而这些英文教科书并没有完全渗透他们的心灵。我认为，我所幸运的是，在我的一生中从未受过对于一个贵族家庭的孩子来说是必不可少的那种学院式教育。虽然我不能说，我已完全摆脱了那个时代禁锢青年心灵的所有桎梏，然而，写作生涯却未落入模仿的形式的窠



白。我的诗体、语言和思想追求质朴、想象和新奇，为此而招到那些博学的批评家们的严厉斥责和饱学之士的哄然嘲笑。我的无知再加上我的异端思想，使我被放逐于文学圈子之外。

当我开始我的事业的时候，我是一个幼稚可笑的青年；实际上。在敢于发表自己见解的人们中我是最年轻的。我既没有成熟年龄的装甲防护，也没有值得尊敬的流利英语。于是，我在旁人的蔑视和偶尔的鼓励中，孑然独处，但却获得了自由。光阴荏苒，我逐渐成长着。在这些年月里，我无多大建树。我在嘲讽和偶然的恩赐中披荆斩棘，并由此悟彻到：表扬和贬损的比例，酷似我们地球上陆地和水域的比例。

我年轻时的勇气来自早期对孟加拉毗湿奴教派古诗的熟谙。这些古诗格律不严，勇于表达感情。这些诗歌重印的时候，我只有12岁。我从家长的书桌上偷偷地拿到这些诗歌版本，从教育的角度看，我承认这些书不适合我这种年龄的人读。我应该通过考试，不应该走将使我丢失分数的道路。我还得必须承认，这些民歌大部分是色情的，非常不适合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读。然而，我的思想完全被它们的形式美和语言的乐感所占据；它们那浓烈的色情气息越过了我的心灵，丝毫没有迷乱我。

我在文学道路上的这种离经叛道还有另外的原因。我父亲是一个新的宗教运动的领导者，一种依据《奥义书》教义的、严格一神论运动的领导者。孟加拉的乡亲们认为他即使不比基督教徒更坏，至少也是同基督教徒一样的坏。因此，我们被完全排斥于社会之外，这大概使我免遭另一种灾难，即对我们自己过去的纯粹模仿。



珍

我的家庭成员中大多数都有某种天赋——有的是艺术家，有的是诗人，有的是音乐家，家庭的整个气氛弥漫着创作的精神。从襁褓时起我就深深地迷恋于大自然的美，内心深处感觉到与树木和白云的友好伴侣关系，对四季造成的音乐韵律感到协调。同时，我对人类的友善具有特殊的敏感性。所有这一切都渴望表达。虽然我在表达方面还不成熟，不能将上述感受以完美的形式表达出来，但是我的激情热切诚挚，我向往着感情表达的真实。

从此，我在我的国家获得声望，但是，直至最近我的同胞中一直有一股强大的反对我的潮流。有的说：我的诗歌不是出自民族内心；有的抱怨说：我的诗歌不可理解；还有人说：它们是不健康的。实际上，我从未得到我国人民的完全承认，这确是一件幸事，因为没有什么比彻底胜利更使人道德沦丧了。

这就是我的生平历史。我希望能够用我的母语写成自传，从而更清晰地揭示它。我期待着有一天这将成为可能。语言是妒忌的，它们不会向那些想通过外国语的中介与它们打交道的人敞开它们最珍贵的宝藏。我们必须亲自向它们求爱，向它们殷勤献媚。诗不像市场商品一样可以交易。我们不能通过一个律师得到我们爱人的微笑和青睐，哪怕他勤勉努力和尽职尽责，也无济于事。

在我有充分的权力享受它们的款待的很久以前，我自己就曾试图企求欧洲语言文学中美的财富了。我年轻时曾想学习拉丁，不幸的是，我是通过英文译本来学习的。我完全失败了，我感到我有神圣义务拒绝它。拉丁对我说来仍然是一本未打开的书。



我还想了解德国文学，我读了海涅作品的译本，以为窥见了德国文学的美。我幸运地遇到了一位来自德国的传教女士并请她帮助。我刻苦学习了几个月，但我思路敏捷、急于求成（这不是一种好品质），因而我未能坚持下去。我有一种能轻而易举地猜测德文意思的本领，这是一种危险的功能。我的教师认为我已经掌握了德语，然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尽管这样，我继续研究海涅，像一个梦游者悠闲地穿过不熟识的小路，我发现了无比的欢愉。

其后，我试图了解歌德。然而这是太野心勃勃了。借助所学到的一点德语，我通读了《浮士德》。我认为已找到了通向这座宫殿的入口，但不是像一个掌有它所有房间钥匙的人，而像一个被请进某间大客厅里的不速之客，虽然感到舒适惬意，但不是密友。正确地说，我没有认识我的歌德，同样，我对其他许多伟大人物也是知之甚微。

众所周知，如果不朝圣，就不会到达圣殿。因而，一个人决不能期望通过翻译来了解我用母语写的东西。

关于音乐，我承认我自己也可以算作半个内行。我创作了许多违反正统规范的歌曲，善良的人们对一个未受过训练竟敢大胆创作的人是不会有好感的。但是，我坚持创作，上帝原谅了我，因为我不知道我做了些什么事。可能这就是在艺术领域里从事活动的最好方法。因为我发现，人们虽然责备我，但还在唱我的歌儿。即使有时唱得并不正确。

请不要认为我是自负的。我既可以客观地评判我自己，亦可以公开表示对我自己作品的钦佩，因为我是诚实的。我毫不犹豫地，我的歌曲在我祖国大地上和永



珍

不枯竭的鲜花一样有着它们的地位，未来的人民在欢乐的日子，或是痛苦的日子，或是节庆的日子里都必将吟唱它们。这就是一个革命者的作品。

如果我不愿意谈我自己的宗教观，那是因为我不是由于我那不由自主的出身才被动地接受了特殊的教义，继而进到我自己的宗教之门的。我出生的家庭是一种宗教复兴运动的先驱，这个宗教复兴运动以印度《奥义书》^① 圣贤的言论为基础。但是，由于我的特殊气质，我不可能仅仅因为我周围人们认为是正确的，就接受那个宗教教义。我不会仅仅因为我信任的每个人都相信某一宗教的价值，我就去信仰它。

我的宗教本质上是一个诗人的宗教。正如我音乐的灵感一样，我的宗教是通过同样不可见的、无踪迹的渠道触及到我。我的宗教生活像我的诗歌生活一样，沿神秘的路线发展。它们以某种方式互相结合，虽然它们的订婚仪式持续了一个很长的阶段，但对这阶段我却一无所知。我希望，当我确信我有诗才，确信我有掌握这种能精细入微地表达出自心灵深处的情感的工具时，我并不是在自夸。从我幼年起，我就有着强烈的敏感特性，它使我的心灵一直与我对周围自然的和人类的世界的意识相通。

我有幸具有那种惊奇感，它使孩子能进入存在核心的奥秘宝库。我不大在乎我的学习，因为它们粗暴地召唤我远离那作为我的朋友和伙伴的周围世界，当我 13

^① 《奥义书》：古印度婆罗门教的经典，印度最早的哲学经典之一，约成书于公元前 7 世纪至公元前 5 世纪，现存 100 多种，其中最古的有 13 种。



岁时，我逃离了那个竭力想把我囚禁在以课程筑成的高墙里面的教育体系的控制。

我不清楚是谁或是什么东西触动了我的心弦，如同一个婴儿不知道他母亲的名字，或者说不知道他母亲是谁，或是不知道她是什么。我常常感觉到的，是人格的深切满足，这人格从四面八方通过生活交流渠道流入我的本质。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的意识从未对周围世界的事实感觉迟钝。云彩就是云彩，一朵花就是一朵花，这已足够了，因为它们是直接与我谈话的，因为我不会对它们无动于衷。我至今记得那一时刻，一个下午，当我从学校回到家中，跳下车来的时候，我向天空望去，突然看到，在我们房屋的上层平台后面，黑压压的雨云越积越厚，寒冷的阴影笼罩了周围，它的奇异，它的慷慨大方的表现，给了我一种欢乐，这欢乐是自由，是我们在密友的爱中感到的自由。

在另一篇文章中，我曾做过这样一种解释，我设想有一个来自外星球的陌生者拜访我们的地球，突然听到留声机发出的人类声音。对他来说，最清楚不过的，表面上最活跃的，只是转动着的唱片；他不能发现在唱片之内有人的声音这一事实，从而将承认唱片是最终的、非人格的、科学事实——可以被触摸、被测度的事实。他可能奇怪，一个机械怎么可能会向灵魂说话呢。如果他深入探索这个奥秘，通过与作者的会见，他会突然了解音乐的核心，他会立刻理解音乐的意义是人格的沟通。

单纯的事实信息，单纯的力量发现，属于事物的外在东西，而不属于事物的内部灵魂。当我们通过真理发



珍

出的音乐，通过真理向我们内心的真理发出的问候而感到欢乐，从而触及到真理之时，喜悦是我们认识真理的一个标准。一切宗教的真正基础就在于此；它不在教条中。我以前说过，我们不是由于有以太波才看到光线的；清晨并不等待科学家将它介绍给我们。同样，只有通过爱或善的纯粹真理的感受，而不是通过神学家的解释，不是通过对伦理道德教义的广泛讨论，我们才触及到在我们内心里的无限实在。

我在前面已承认，我的宗教是一个诗人的宗教；我对宗教的一切感受来自观察而不是来自知识。我坦白地说，我不能满意地回答关于罪恶（或是关于死后会发生什么事）的问题。然而我确信，我的灵魂曾经触及到无限，并且通过欢乐的启示曾经强烈地意识到它，我们的《奥义书》曾说过，我们的心灵和言辞对最高真理会感到迷惑不解，但是，通过自己灵魂的直接欢乐而认识“那个”的人，将摆脱一切疑惑和畏惧。

夜间，我们被某些东西绊倒，并且确切地意识到它们是独立存在的，然而白昼揭示了包括这些东西在内的伟大统一。人的内在视野是沐浴在他们意识的光辉中的，他们立即能认识到精神统一是包容一切不同种族的，他们的思想不会再在人类世界独立存在的个别事实上踌躇迟疑，也不会再把这些事实当作最终的；他们认识到宁静是寓于真理之中的内在和谐，而不是任何外部的调整；美能永恒保证人们与实在的精神联系，而实在则期待着在我们爱的回响中达到它的完美。

(二)

著名的《吠陀》注释家，萨雅那恰尔雅说：